

蝕 蟲

作 創 以 靳

行 印 司 公 刷 印 書 圖 友 良 海 上

1 9 3 4

蝕 蟲

作 創 以 靳

行 印 司 公 刷 印 書 圖 友 良 海 上

1 9 3 4

一九三四，十，一 付排

一九三四，十二，十 初版

1——3000

版 所 有 權
翻 印 必 究

實 售 大 洋 九 角

中 央 黨 部 審 查 委 員 會 審 查 證 字 二 九 八 號

良友文學叢書

趙家璧編輯

第五十種

司公總友良

路川四北海上

司公友良省各

重慶 廈門 紐約 梧州 汕頭 廣州 漢口 北平 南京

司公美美

香港 新加坡

序

浸沉於個人的情感之中，只爲一些身邊事緊緊地抓住，像一尾在網罟中游着的魚，一直是沒有能力全然衝到外間去。我化費着我的精力，有的時候爲了不能停下筆來就在桌上伏個整大，其結果是昏漲的頭和酸痛的手，與一些留在紙上的墨跡；由自己所寫出來的那些瑣細的情感，自己都怕着去再讀一遍，也就任它丟在一傍。這樣子我過了幾年的日子；覺得十分汗顏地，這是我第五本印了出來的書。

可是我寫了些什麼出來呢？我的友人曾經如此責難我，我自己也來問着自己。即使我是爲了真的情感纔提起筆來，甚至於在寫着時候，把眼淚

流到紙上的時候也有過，可是對於讀者大眾我給了他們些什麼呢？我知道有些人在流着淚來讀我的作品的，有些人爲我那溫柔的語調所打動；在我這面就沒有更重要的事該寫出來麼？在讀者那一面，也不是沒有更切要的事該告訴他們的。現在我是走進社會的圈子裏來了，這裏，少男少女已經不是事件的核心，這裏有各式各樣活動着的人，在不同的生活方式之下，他們各有自己的苦痛，這種苦痛也是爲我所習見的，爲了想知道更多一點，我也曾更細心地觀察。這些人的心不是一望即到的，每天在自己笑着，或是能使別人笑着的人；會有更深的苦蘊在心中。於是我深深地悟到展在我眼前的已不是那狹小的周遭，而是廣大無垠的天地。只要我能張開我的眼睛，那將有無窮盡的事物在我眼前湧現。

這一本書，將結束了我舊日的作品。在以前我的文章中，時常寫到的一個友人，最近我知道了這個友人活得很好，而且可以說是成功了的。在這裏，我將真心地祝福這個友人。關於我的寫作呢，我有許多友人該提

起來的，他們給我以不同的幫助。友人石，是我最該說起的一個人，他不在這一面給我以無上的鼓勵，還告訴着我在人生的途徑中該如何來邁着步。弟弟葉，曾經幾次當着我完成了一篇文章，不能定題，他能在一讀之後，給我一個恰宜的題目。還有當着我爲往情所纏繞，莫能自己，只過着昏沉沉的日子時候，就有那麼多親切的眼睛在望着我，一個直性的友人還能逼着我提起筆來，要我抬起眼來看到遠遠的地方。

這本書，我想，該獻與我這些友人們，尤其是我十幾年來的友人石。

一九三四，九，一日。

沒有用的人

老人

蟲蝕

游絮

隕落

天堂裏

爐

下場

離羣者

一

二七

五三

八九

一一七

一四七

一六三

一九七

二〇九

沒有用的人

那是一個炎熱的下午，一切地上的生物都定在那裏爲懸在天空的太陽燒着烤着，沒有一點方法來躲避，只有深切地感覺到：活着也並不是一件容易事。得以隱藏在房中的我呢，也正在煩惱着，因爲厭人的知了，引起我的睡意；（我知道如果沒有那冗長單調的鳴聲，我決不能在熱得連一口氣也透不過來的天還想到午睡的。）可是當我睡到了床上，只有短短的一刻，就爲汗把我浸醒了。我像是還做過一個夢來，夢中跌到水中去，只一下就驚醒我，通身的汗像是從上面淋下來。我立刻爬起來，用冷水沖了一下，當我用毛巾擦乾了時，又是一層汗滲出來了。我沒有法子，搖搖頭，

嘆了一口氣，便揮着蒲扇坐到椅子上去。

於是我打開來一本書，我想籍着讀書來忘却酷熱之苦；可是當我的身子屈向書桌，頭稍稍低了下時，就有一行汗從頸部一直流到前胸。那微癢之感使我不能忍耐。我只好站起來再用毛巾去揩着，這時候，大門的銅環不知道爲那一個人敲着鏘鏘地響起來了。我想這一定是送信的郵差，爲了生活不得不在這樣的時候奔走，友人們是決也不會來造訪的。我以爲僕人一定會應聲開門，可是事實却不盡然，因爲那門環一直在響着。那乾枯無味的聲音惹起我的煩燥，便跑出去，一下子拉開了虛掩着的門，使我驚異的是站在門際的是和我相識十年的友人楊。他穿了夏布長衫，通身都是綢褶，如石像一樣地兀自站在那裏。我伸出手去想來握他的手，他却沒有向我伸過手來。我說：

「請進來坐吧，這麼大熱的天……」

他沒有說一句話，順了我的指引走進我的房子，我請他坐下去。我爲

他倒了一杯涼水，還送給他一把蒲扇。

在三年未曾和他見面期間，半月前是偶然地在公園遇着了。那時因為有另外的友人，並沒有多說什麼，只是告訴着我的住址。還說了沒有事請過來談的話。但是在我的心中，爲着他身形與容貌之變遷，最初是詫異着，又反復地想着，終於是縈繞心中難以放得下。當我和他相識的時候，他有着魁梧的身材，有着紅而健康的臉色，他的眼睛是肯定的，永遠像望了閃在前面的光明與幸福。他聰明，又有好的環境。在朋友中，他是最爲人所羨慕的。并不一定是爲了他那物質環境，却因爲他永遠像是不知道世界上還有愁苦這個字。但是後來，爲了什麼樣的衝動，他却走到遠遠的南方去從事實地的革命去了。這已經使他相識的人起着莫大的驚訝，因爲像他那樣的人，至多不過是好一點的公子哥兒而已，真能捨開了溫暖的家與美麗的妻，也是爲人所想不到的事。在千辛萬苦之中，他居然平安地過來了，在報紙上居然也有了他的名字。好像他所尋求的已經爲他得着了。

他滿足了，他成功了；可是在一次大的變遷之下，他從九死一生之中逃了出來。他棄去了自己的姓名，不和一切人往來，走了許多生疏的地方，後來是躲在自己的家中。也是偶然間在街上遇着了，我拍着他的肩，叫着他的名字，他却微笑着和我說：

「先生，你也許是錯了，我不認識你的。」

我再睜大了眼睛看着他，他的臉爲風霜之侵蝕，成爲黧黑的了，又瘦下一些去，他的頭髮又是雜亂的，唇間又有一點小小髭鬚。這是當着他把頭轉過來的時候，我就自覺孟浪了，縱然是有相同的背影，這面貌是距離了腦中所記憶的他差了许多。再注視着，也還是這樣；於是我不得不說着抱歉的話，以自己的粗心與短視爲理由，請求對方的原諒。他點着頭連續地說着：

「沒有關係，沒有關係……」

他仍自向前走了，我還是注視着，仍然使我起着這個人一定是我所想

的那個人的感想；因為他在走路的時候，在搖着上半部的身軀，每次又把手故意碰着自己的褲管。這次我却沒有再追上去問着，一半想也許有相同的人，再有就是我想到了卽或是他，也怕有什麼不便，所以纔故意地躲着我。

過了一兩天，我却得了一封信，那是他寫來的，他先在請求我的寬恕，因為那天我所請求原諒的人就是他的。他說明因為在街上要躲避路人的耳目，不得不裝成和我不相識的樣子。在末了是寫着他是誠心地在希望着一個老友在閒暇的時候能到他的家中去談一談。

我去了，那是在一個早晨，僕人爲我回過之後，就請我隨着他走進去。領我穿過了一道一道的門，那是華麗的中國舊式的建築，從那式樣上看，使我想當初的所有者一定是王公之一流。我是被領到最後面的一個花園裏，穿了浴衣的他正在那裏閒逸地以噴水壺來澆着水。他看到我，立刻放下手中的噴水壺，趕到我的面前來和我握着手。他笑着，他的手用力

地握了我的，在說着：

「我們是幾年沒有見面了！」

「我的眼力還是不差吧，居然能看得出你來。」

他笑了，他告訴着我，就是那天在街上，他也幾乎自己忍不住要笑出來。

「爲什麼我們不坐下去談呢？」

他於是就拉了我的手坐在籐蘿架下面的竹椅上，這時僕人也就送來紙烟和茶水。

「你抽烟吧？」

他先取出一支來送給我，可是我卻搖搖頭。

「我不會抽。」

「還是不會抽麼，隔了這麼幾年？」

他只得自己點起一支來抽着了，他抽烟的姿態是有些不同的，他是努

力地吸着，因着就發出來嗤嗤的聲音，這樣子就好像他要把一支烟一口就吸盡了似的。

「你倒真有這閒情逸致呵！」

我這樣和他說了，他把眼睛朝我望了，用手先去去啣在嘴中的烟蒂，就回答着：

「不這樣子怎麼辦呢，這樣子的國家，這樣子的時代！」

在他的話語之間，自自然然地就聽得出來他那深積在胸中的憤懣來了，他抓着自己的下頰，突然間他把右手伸到我的面前和我說：

「李，你來看看！」

在那手掌的中間，我分明地看到一個疤痕，他又站到我的身前，把肩部褪了出來，我也看到一個疤痕，他又把腿一隻一隻地抬了起來，在那上面我看到了三個創傷的遺跡。

「這些就都是了，幾乎我自己的生命也放到上面了；可是我所得到的

是什麼呢，是迫害，是流亡！」

他又坐到椅子上面去，像是叫喊一樣地說出來，還用手拍着裸露的大腿。爲這過度的興奮，他的臉又漲紅來，暗青色的筋也突出着。

「但是你却盡了你的力量，從災難中拯救起來無數的人民。」

「人民又是在新的災難之中了！」

他立刻就接着我的話說下去，隨後即是一個沉默。我是知道從前他懷了什麼樣喜悅的心情跑到南方去；可是現在他却變成了如此的悵喪，想像着若是沒有什麼過於使他失望的地方，也許不會幾年間一個人有着如此大的變遷吧。

「無論如何，你總是做過一番事業的。」

「事業麼？現在是什麼也提不到的，除非我們能達到成功之路，那纔算是事業；可是現在，唉……」

他搖着頭，不斷的嘆氣，他覺着自己像是太無力了。